T9299 .7220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古學彙纂卷二

婁東李繼貞散尹父 評定
師古吳王心一純甫父
長洲周昔雍芑孟父手輯 同社 楚中楊兆儀實長父
震澤席本久仲遠父 參訂
門人松陵李璞天玉父較正

君道下編

敬天 計二十四則

高皇帝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念念必乘其機瞞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帝鑒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肰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寶訓

又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何等惡）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為君者敬求事天之先必恤民恤民者敬天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也實為天下蒼生　寶訓

又曰天地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君能修德其應如響　又曰朕未旦臨朝晡時還宮夜卧不能安寢非不欲即安祗畏天命不敢故

再從信錄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乱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乱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左傳

漢章帝詔曰朕聞明君之德敬迪鴻光緝熙康乂光炤六幽隱之處

祖祥迭臻尤宜敬畏方為善于起承

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於海表威霆行乎鬼區即鬼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来儀之類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絶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漢書

董子曰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興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愽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勞可得而量邪

又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操持悖謬失其統也

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

魚入王舟舂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及至後世澆俠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邪氣生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

古戾石妖孽生矣此災異

訢繇而起也

又曰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次春春者天者在陰陽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狀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生育長養為事陰普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時出佐陽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肯為也

劉安曰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戮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淫雨

又曰天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

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竭則明者晦日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漢文

孔光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窒除而輕忽簡誡則亟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之則吉也書曰天聰謐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胜基

文

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心也漢

王符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捷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漢文

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名一曰令二曰令三曰政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嘗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獨斷

徐陵曰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乘亂離云遞是以建彼司牧推

賢人上天所生故用賢方為敬

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夠奉百靈之命稱魏文帝

孫卽曰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栝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夫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特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佑之豈非無疆也哉何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后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哉而感帝幸特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唐文

張九齡曰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纏次（順天休命）上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繇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唐文

蔡沈曰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耽頽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天曰明栝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栝習於惡則靡栝不惠栝則為天不命焉是自貽栝命如所謂自求

多福也王乃初服之時天命之或吉或凶判于此王德之或敬或否判於毋敬則靡祈天永命不敬則不靡祈天永命言當乘此機而速勉之也大學衍義

陳止齋曰古之人君不特其或吠之數而忽其必吠之理或吠之數者天也必吠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總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故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其始也雖天之欲啓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啓之而成之者嘗以人也噫夫天之啓人君也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以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志抑其驕吝挫其果銳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遽而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於無事之地以坐觀夫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為於天下者其無以天之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自安其智者已哉真德秀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

心仁愛

祈永在 修德脩 德在惠 原寬 惠厚 見大而法 天順 詳在原 要可謂 對君楷式

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西山全集

王緯曰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册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肅殺肰皆輸而不嘗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人君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恤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臣願人君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肰忠厚施於政者自肰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皇明從信錄

朱翼曰微哉天人相與之際也合之乘虛無所不至神之乘氣無所不通天富於山澤夫於天日月之明不及於簷石而天監焉雨露之潤不及於蓐屋而天臨焉非天也故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又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故

明廷臨御深宮燕閒不可謂無與於天也日纚雜合星軌順逆不可謂無與於人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而徵於人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人而徵於天也一秉心也而曰昊天不平一行政也而曰昊天不惠天何聽納曰羣言不信天何慮圖曰謀猷不臧民之多辟而曰旛之易酒則曰天降威淫刑則曰天降罔非以一體之故耶是故帝懷明德日監在茲天之與人也永言配命順帝之則人之與天也故德曰馨聞不德曰穢彰淫道曰欲其衷失道曰奪其鑒其治也曰保其定而俾戩穀其亂也曰疾威而降鞫訩其興也曰肴顧而式廓增其亡也曰棄絕而大命訖矣而世儒乃曰已定未定何即蓋堯舜在上黃生鳳儀憂商將亡山嶽川竭禍災電興災祥之變也故有積善積不善之別積之乃定也故古之賢王一歲無災則曰天忘我諸禍迭見則曰吾何德以承之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怒之勞而不怨者也詩陳敬之書戒懋哉即勉強之說也

又曰勿謂天高屈高聽卑勿謂天遠居遠聽邇君出視亡國之墟興王之土則曰天之留以醒我也君入視四門之宿三恪之助則曰天之樹以震我也君仰視榱桶俯視几筵無徃而不見天也

明太宗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怠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鑒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狥小人之情、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商志曰、盤庚遷都於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矣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

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肤後百姓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左傳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成彊栽埋東南其畝今吾子繩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君子成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

單襄公曰宋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潤而成梁草木盡解而備藏隋霜而冬裘其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之順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可知田在草間者不翳功成而不收若棄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慶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卿處狩則君親監之全雞朝單襄公名也不才有令族親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而司事莫至是藐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則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滅國無從非棄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亂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姬姓故云瀆陳戎大姬之後也棄冠以出不亦簡棄常也乎是又犯先

四段殺陳不法先王之罪文理變換議論斬然

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昭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單子知陳之必國語

漢武賢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猶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董子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奇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智心不師先王不能平天下是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

匡衡曰羞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總謹之君心存於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佚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

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日監在茲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思祖考之業而思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猥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治論議者未至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

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沒寖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更民無
所信臣竊恨國家什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頤陛下詳覽統業之事而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論治性正
家疎

文帝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更宜採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
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
不舉之弊耳

司馬光曰祖宗法度不可變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
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為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
明才知之君高出群臣之表肤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而審於
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
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宋
史

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
德澤則驕溢之心生自古德澤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

霹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確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存可也（性理）

呂柟曰人君之法天也不外乎盡其仁其法祖也不外乎盡其孝（言而無意盡其仁盡其孝）

韓應龍曰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明文）

嚴嵩曰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勤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以勤法保治要語）非勤無以守天下之法故朝造夕圖者必立法以貽孫謀則國勢尊嚴而有以成長治之業祖守鴻基者必憂勤以繩祖武則法度修舉而有以躋至治之休故周公之於成王有無逸之戒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致鳳鸞之治也（明文）

張居正曰周成王以冲歲梗蒼籙而動曰率時昭考動曰敉寧武圖功動曰率時昭考動曰敉寧武圖功其守成之功與開創等蓋惟其冲（得字好幼字好）而能守家法故益足以慕天縱之神聖於天下也（明朝奏疏）

顧錫疇曰人主之纂大統承也常思天下之所自來而後可以治天下蓋天下者祖宗所棣蔭而得之者也其（棣蔭好）得天下也艱則必慮天下也圖鑑所萬載游觀六幕察洪邊於天道辨淳駁於民情鑒善敗於前轍調輕重於國勢又不自用而與識微早見之士密符之憲酌之乃始立之法度以憲後之人主即聰明

神聖足以遠過而燕寢必不如獻之多聞深宮必不如閭閻之多見則惟有勅群臣以遵守而不敢有更張變亂於其間何也弛玩之心啓矣廢法者也其為法之蠹一也

又曰今天下所有者一家止耳而身必有身法家必有家法況有天下者乎有天下者非能雖耳去目以為綜也非能單言隻字以為經營也惟恃法度以司糾繩之鍵鑰吾秉法而天下敢不秉吾之法以為法夫是以法常尊而主常逸

又曰祖宗法度應非祖宗所臆造也日九道月九行天之法也山狱水赴海地之法也生相化刺相遘五行之法也縱生者貴橫生者賤萬類之法也籍令黃赤爭於所道其罪差輕好則天廢法陵谷遷其處江河逆其流則地廢法火見水而燃木見金而伐則五行廢法鶴可以全衛鸛鶴可以觸東方之教則萬類廢法此諸法者皆不可廢而祖宗之法頗可廢哉

又曰法度之廢必有源人主不能明吾之於臣下而臣下犯其所諱盈柜而不肯納莫若遂其性之所（納○嗜○好○吾○忘○啓○沃○妙○術○）近以漸喻之於法度英察者無遷瞽其悠忽砭其高明就法度中為英察之所喜者導之庸懦者無遷瞽其悠忽就法度中為柔懦之所暗者引之而更有似英察似庸懦者務相其

兩在之樞就法度中一二可融通者
其後益先鐵而後纔則可以成衆
有望於格君心之非者祖宗法度不可廢論

新祝永祝
周家備禮一事
非後世濫詞徼福者可論

古學彙纂　卷二十一　事神一

事神　計十五則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豐登三曰吉祝斂福錫民四曰化祝被極五曰瑞祝舉至靈六軍以造社立示祇同一曰類合而祭其類二曰造社稷五祀三曰禬禳災福四曰禁日月星辰山川五曰攻駡水旱以六曰說自責求福祥將侯以至禳以候福之卻之祭

又曰大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作弱裁兵遠辜疾詛祝掌盟詛之載辭誓告之詞以

禰以先事爲祭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作弱裁兵遠辜疾詛祝掌盟詛之載辭誓告之詞以

歃血以神詛明神以詛極之詛神之類以攻說禬禁即大于質劑以爲信

歃之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傳書

又曰司巫所以降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言造為所恒之術以祈禳也

周禮註曰史乃冊祝見於書用史巫紛若見於易春秋國語曰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齋肅盡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而其所用大旱則用之大裁則用之歲時禳除則用之季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羸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左傳勸隨侯脩政

晏子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祀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意遹遙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后人暴虐淫縱肆

重君極爲有識

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譖不憚厥愆言僭嫚於鬼神

左傳梁丘請誅祝史與馬所以也進退無辭痛無悛於心其祝史是矯誣鬼神神怒民痛無辜是聞其政德而布福馬國之禍也

親民政所以享神並言得

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布福焉故神亦注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焉得福是謂貪禍今不慬於神而求福馬民必違之精意以享慬也慈保庶民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

國語論統七

事神在和民和民在施德洵知本之論

書劇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

國語

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神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均也獨恭不優不咸民鮮歸也不優神弊福也夫民求不匱

劉勰曰天地定位祀徧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

歷代祈禳如同一轍

律以護天悔民且令享血食者汗顏有識胆有識

保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理故曰躋玄牡告天以萬方
乃即郊禋之礼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禁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祀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禋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又曰肆言祭華和降神實務將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前大較也盟者明也駟毛白馬珠盤玉敦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監指九天以為証感激以立誠切至之難虞辭為難忠信可矣無恃神馬文

以敷詞此其所同也然昧辭之心雕龍

司空圖曰天以神乳育百谷苗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怯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急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昏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唐文

與宣尼祷之公何意

此段言遣代之

陳贇曰、禹長群山、猶人之有睫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介之有乱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崇、拜之思盡乎其誠、余行合乎神心、必炤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

范祖禹曰、君子之祭也、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繫已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神可不謹乎

朱子曰、今之遺代、以疎賤而親貴、近之事是故以為忌、蒿則疑於無情、以為棄禮則疑於非類、以為褻媚則疑於無孰、以為飲福也則疑於無序、以為陶匏也則疑於無器、毋惑乎突饌薦至而神不來歆也

一正一反條析明非詳心了然有不能者

仁民　計二十則

帝堯賛曰、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文王曰、爰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止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以時則敢之無奪農時則樂之

夷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夷滿苛擾

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六韜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予謂子何唯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依則天下不敢軍於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不私相煞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績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三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

管仲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

為恥者攻之實也　管子

又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

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之憂故憂亦報之。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注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注矣。　仝上

逢滑對懷公曰、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左傳

泰誓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幷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吾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乃奉如此即浮即承即受于天地而離于飢寒之患。

樂即天下無衰民。閻主不然。乃民其猶禽獸。有旦暮無言君臣相疾。此人之生也。一人執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力勤田財浮畔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田財浮畔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田財浮畔織之業

千里之前非耳所聞乎千里之外非耳所聞乎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臣天下也又曰人有六情目欲視惡色耳欲聽宮商臭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四肢欲安佚衣欲文繡此六者民之情也夫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忍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呂覽曰善鈞者出魚千十倕之下陶千百仞之上良也善為若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務其所以歸說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之天也君仁則天仁君明則天明君治則天治君安則天安君危則天危君亡則天亡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荀子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事欲一而功名欲白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廐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廐人駭政則莫若慧之

庶大宗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以奉君猶割肉以飽腹腹飽而身整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在外來嘗繇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唐文

唐高宗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鄉等為朕陳之　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蚕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徭役而已　唐史

陸贄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惡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公私之利兩全矣

又曰君人之道乎育為心雖濕居九重而憲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凍餒諸

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炤無不均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毋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竊聞輿議頗寃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乘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古今同此病）事不必寃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揉於其間聚怨謗之所由興讒慝之所騰薄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又曰、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繇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治亂之原（道之本）因人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之若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所乎然則天下交而泰不交而否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達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

人、欲其欲與衆同欲、靡不興違
○○○○○○○○○○○○○○○○○○○○
○○○○○○○○○○○○○○○○○○○○
○○○○○○○○○○○○○○○○○○○○

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啓行道之人棹臂而奔尚安得而用之

高皇帝曰朕今立東宮（言）眈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即寫用人之道）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讓（賢）齒尊賢之道輔導滑賢（任）大（責）重（）臧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聖政記）

石磵曰（）（）（）

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諫衛莊寵州吁

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嫡嗣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聳懼也使之教之詩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使之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慆滌除邪穢教

春秋之世猶為近古教太子之法猶

文武周召之德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興廢者而戒懼焉故志所記前成敗之書教之訓典

大戴禮曰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蓐室太史（寢室）之令（先王之官）使訪物官（官名）洽時（時令也）令（教）之（使）詩（銅）而（所）御（以）户（比）左（及）三（月）者（王）特（舉）銅而御户左律（胎教也太宰）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編（編）悉（而）稽（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倚）升（而）御（户）右（相）律（也）太宰曰滋味上其肤後卜（卜）名（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論佩）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

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焉

又曰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進善之旅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撲量智授業故雖勞能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賈生曰古之王者太子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苟若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安者也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嘯必先受業通導者之擇其所樂必先於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

曰乃生不踰越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攷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曰既冠見頃刻不可離如此敬如此

匡其不足則德智長而治道浮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師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以日秋嘗以月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樂名）趨中肆夏（亦樂名）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舍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溢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門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寔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治安策

毫錯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之行倫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亾以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

事為也臣愚以為不然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以為功（說○書○不○善○讀○書○之○病○）請太子知術數書顏之推曰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喤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家訓

元稹曰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漸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諒入親周召則義開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蓋不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康叔奭之游禮樂

不見可欲使心不動在訓儲尤易忽着

至理快論

詩書為之翫目不淫閱遙艷妖誘之色耳不淫聞優嘯陵亂之聲口不淫習操斲擊搏之書居不淫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淫恣逸禽獸之樂翫不淫愛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脩之於前而不為也示將不淫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目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曲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誦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聖賢也是以擧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論則興禮

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善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卻於倒置乎夫以匹士之爱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元子而可以庶廢眡瞶不知書者為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宜令胄講業之儀行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翕色之舊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之化也○唐文

程頤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陷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讙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

朱翼曰三代之君所以開元良之豫戒丁震風之始者王后姙七月就晏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非正音則緇髮稱不習太宰持升而御戶右非正味不以進太卜特蓍龜

而御堂下味色聲音無有不正奸其閒者蔫慶源也有豫謀于誕彌之日者始生而懸五方之弧帝朝服升自阼階執禮稱詞太祝以告太宗太祖社稷太史以告太宰及州伯顯宗祧也有豫告于童穉之有預飭夫齒學之禮者父在則禮小學大學見大節踐小義焉入小學見小節踐大義焉貽典則也習者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貽典則也者司直有史虧膳有宰過則史書工誦三公進讀宰夫臧膳以繩愆也有豫養於飲食起居之節者鮑魚不登于俎養之以禮抗之以法示之以義不閙漯靡不閙優咲不近庸邪無事而非敎也有豫選夫左右前後之人者周公立于前太公左召公右佚後入則有保出則

有師無人而非敎也

又曰禮曰知為人子然後可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故以去幼志則蒙之助徵諸書以親國史則緝熙之矣宜擇于書大傳焉

又曰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可不慎哉又曰太子誦讀之功小涵養之功大研窮于口吻者淺觀感于躬行者深收效于師保者遠而疏範型于君父者親且切

又曰儲貳者天下本也養于蒙山○○○

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叙於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祭器、佐后薦徹豆籩、○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逆内官書内令、凡后之事、以礼從、○祭祀則有讚、賓客則有讚、禮從、内治之法、掌于内宰、女史則書其副、以詔后、逆、攻也、○何註曰、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傅保姆之助哉、蓋其嬪婦祝史亦皆窈窕之淑女、掌其教、贊其禮、詔其德、子孫世有稽王、不亦宜乎、

又曰、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后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掌王之陰事、后如御見之事、陰令上所使為、○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臣民不出入、服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内人公器賓客無帥導率則幾、譏察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闈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内豎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后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内人蹕王后之

1言成周闈寺之官足以贊后德而輔王宮

2道治人風化以端

3言成周闈寺職在掃除未嘗有干政之漸

喪遷於宮中則前躅及塋執藝器以從遣車○陳註曰成周盛時內小臣閽人寺人之屬悉統于冢宰蓋閽寺之徒朝夕左右最易褻近人君最易滑而寵任之今既屬之冢宰則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不滑外非適干此先王治內之嚴也

又樓註曰天下之治自閨門社廩之微而達于朝遠衷著之位自朝而閭自治者文王造周由兄弟而家邦自刑寡妻始孫邦國而鄉人自正夫婦始成王周公之守家法其可不于內政致謹乎

又曰凡宮之紲禁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守閽嚴衛蕭始于宮禁之嚴周制之詳如此

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洒掃啓閉○次舍幄帝○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閒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滑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凡御無女官之制詔有宴私玩狎之斁而無侵竊威移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績其閒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之患矣

相助為理風化攸賴

又曰王后之分一體相承王聽男教后聽婦順王理陽道后理陰德王立朝於前以先乎義后立市於後以後乎利王之於后如日之于月陽之于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成周理內之職與治外同是以內和

家理而天下風化之原已端於宮壺中矣周禮註

范曄曰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體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宮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衰窈窕而不溺于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門肅雍陰謁不行也皇后紀序

太史公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滅也以妲己周之興也姜嫄及大任而王季禽文王之興也太姒及邑姜而武王成周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始夫婦之際人道之極也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外戚世家序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夫上者民之父母夫人之行不○議○甚○紊○詘○佚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嗣繩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戒妃匹疏

又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正基毗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先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遠長幼之序内也理陰氣也其尊遠而卑庶也遠子冠乎作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虗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稱其情而設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倚乃之奸回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論正家疏

張華曰在帝庖義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道尚柔含章貞吉婉嫕音懿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庶恭中饋肅慼爾儀式瞻清懿道閨隆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餘其容而莫知餘其性之不餘或愆禮正斧之蓀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衆殺物無戚而不哀

可以專一寔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矣者自美翻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絶職此之繇故曰翼之矜之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女史箴

江淹曰太妃誕離明之正和涵重陰之淑氣采蘩歲賁章笄年若迺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綸之工升降慶謙之儀桑靜居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閨闥聲聞軒殿既而第高垣倫秩踰外品青軒華轂用光國輝素壁丹墀寔隆家貴具惟姻嫡靡不式瞻閨身檝楫箏桑懿之德愈彰肅敬之問曰被雖文伯之母言不踰閾莒相之主行存爭勤籩以過也　江文通集

情理透徹禍福了然

至理名言可典

歐陽修曰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

唐文曰自古后族能以德理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宮掖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榦聲色服翫惑于外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材處之罕不覆敗亦猶重植之木自然頗拔也

明楊之君知驕侈之易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昔之以天命不易誡之以大義臧親使居無過之地永饗不貲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

徐鉉曰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寔女師言成閫則

宋文舊唐文

是常理都是可理

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宋文
史臣曰三代宮闈之職周官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倫述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繇多基於子華召禍子華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與自後或以旁宗入繼毋嫡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

李靚曰男女之際人道所重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一也貴則為驕富則為侈並寵則妬不合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奸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剿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帷簿或為之不修社稷或為之不食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以陰禮教九嬪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淫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衺道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清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妒螽斯之多子孫羔耳之輔佐求賢逑置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宋文

范祖禹曰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
紐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故關
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修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天子
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
蘩於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
以供祭祀之用皆無非衆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
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罪有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唯婦言是
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誰生厲

胡安國曰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毋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

天曰從天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以婦道皆正始之要王化之基

朱翼曰君之后如輔佐諸閨功嘗參於元嬪表儀內盡位初正柱禕喜之用則旋禁之嫌子有娀造殷而妲己之寵則臧紂之釜乎姜嫄昌周而褒姒之淫則禽逃之媒乎是誠綱紀之首王政之端而易基乾坤詩咏關雎良有以也

分封是親之第一義此篇當與封建並讀

睦親　計十二則

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遲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正也天下於周為睦親厚也封父之繁弱大弓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族就周公之法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增厚祝宗卜史凡四官倫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國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物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飽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

金格也

音費

通弔為旌界也

名鐘

以南及圃田鄭藪之北竟取於有閻之上衛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巡朝季授土司空陶叔授民司徒命之以康誥而封於殷墟也朝歌啓商政而明之以分魏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名鐘懷姓九宗一唐之餘民大原周索地用周法分

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內勞是賴今余命女環齊侯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左傳

周禮註曰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肢體之愛脉絡相通堯之親族而之叙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寔敎天下以睦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篤親則民興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開天理者其功不既多乎是故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疎中車則掌金而隆同姓之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肇牲之禮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先

通其變而親之道始盡

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為王族者蓋知之可也必以刑於甸師者記曰王族無宮刑理不剪其類也刑則奉而適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焉夫周人之于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啓刑書而與衆棄盛為王子孫者盡亦思棄盛不可免則刑之于甸師是猶浮罪于祖宗而祖宗戮之也豈浮已哉

注教二義括尽睦親之道

自此意不明而常棣之詩廢角弓蕃蔪之刺興甚至同氣相及同姓相矣天下不復見成周忠厚氣象矣吁太宰之繫民必曰宗以族得民司徒之安民必曰聯兄弟皆所以陶天下于忠孝之歸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厚難哉

朱子曰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主爵亦興賢此法也

又曰有道之長惟周為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為顓諸族哉五等矣而又誦於晴宗治於東序觀于社輔三等杀六遂邑封畛土畧以及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蔡詳矣

成均攷於王闈習射於澤助祭於公路公族其教之密又何如哉

書傳曰以賢宗治爵宗以爵宗治庶宗彼賢宗方以為榮不在益祿

益宗人非盡朱户以居納陛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劍盾擁後也

空無策混迹輿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竄身商賈者有之懷奇抱異

仰屋而嘆約結棄祿而遊逍遥頴秀冲英昂首而志遐舉易名而就

青衿誠以校閒置冷之朱紱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綬也縛手縶足之

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

又曰人情親則易於觖望逸居則習於非僻黨聚則便於雄行困阨

則思於一逞兼之者宗藩也
又曰人情貪思富而思貴而則思有以自見開其途而疲其力耗其精神使不為亂賢者潛以階計吏而服大僚下者亦潛自食其力何必幽之一城而以為防坐食租稅而以自困哉俱朱翼
徐陵曰顧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啓伯無勞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寔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起耆耋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沉王會之尊拂衣高蹈或鮑衣韋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簒分齊慶鬱移魏居燕厥後雖遥芳枝無遠吾宗雖廣未有駢枝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士我則供犧牲于東國載

主祐于南都此則高館燕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叙覿無緣望冀馬
而壇勞瞻賓鴻而永嘆既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霄龍星移數鳥
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顧百年之老興屆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
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勇于干戈詩書甘于酒醴或有漁獵三史
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弼徐兮穆與
紛綸五經都講開黌詩坐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州將欽風
朱賡曰以我治宗人難以宗人治宗人易以宗人之賢者治宗人猶
易以耳目玩忽之人治之難以聽瞻維新之人治之易以我治千萬
人難以我治一二人易以一二人治千萬人尤易是也

倫攸同夫五世袒免六世而親屬絕矣祖宗之廟親盡亦祧忍於服盡之祖而不忍其子孫非義也誠拔其籍分列世次恭酌服制如親王世王以統宗也支子為郡王者亦安世用其王子鎮國將軍猶王號也降而輔國則爵其長子於朝廷為服盡者徧封不可已乎舉輔國則奉書而下可知且通降至奉國中尉矣即於主國亦服盡者永封不可已乎親王女封郡主矣縣主而下不可準例而從封其長子儀賓假以品秩矣其裔不可舉孰乎凡皆親之宜殺者也而歲省金錢已億萬無算矣宗人（選用宗人）府（誠）奏（變）通（妙）決（方）盡（睦）而國家亦收強幹之用德意甚盛尤通變之一會也乃天地有大美

山澤無盡藏市廛細民皆浮飽其欲遂其求而空之之王子王孫豈盡奮跡詩書乃錮之一城袖手旁觀如病咽之人對珍錯而空懷染指也夫不能有以食之又使不浮自食如情何此亦與仕進並宜蚤計者

聽納

高皇帝曰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來

又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候舌之司以達天下之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也

驩熊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明門懸鐘鼓鐸磬而置路鼓以待四海之士為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獄訟者揮朝此之謂

五獻晨以禹嘗膳一饋而七十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召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國語

師寬閒隧之對意第小之殊耳

管子曰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出令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

韓非子曰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

漢文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緣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又曰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政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申屠剛曰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資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通理也陸宣公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繇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趣逆意非惡家為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拯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誹謗之木所以通人之情而來其言也縣鼓以告善之旌表戒慎之韶立司過之士猶恐其未也縣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猶不能格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格直則其猶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伯業興厲帝弭謗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寔聖賢之高蹤陛下何疾焉

又曰大雅有詢及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聽不必用瞽言當理不

慕高而好異也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求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人是所則可以盡天下之理矣其則雖溺於一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一偏則聽言而不攷其實由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斯亦苟徇私懷不稽乃聖人之所重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也人者必不遠於心信既偏則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斯亦苟徇私懷不稽

又曰夫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盡其理故訪納惟善是求豈徒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幽遠必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道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

又曰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寔之語不聞矣上驕辭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炫明必臆度而愚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詞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悠慢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

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卜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亡何待俱宣公全集

李綱曰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非身歷不能知不能道之艱威彼晝庶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二耳何哉千百不測之禍顧身不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詞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唐文

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又安近士大夫司馬光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以偷合苟容為智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臣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凡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不得亂責副本雖重有抑退陛下于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亂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惠鄙陋無可采亂者赦聞罪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衆措施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宋文

蔡襄曰增脩諫官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

細將二疏剖析衷盡和人心肥

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通篇之主）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蒙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要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竊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需切直者乎借使為善近名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檠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況為善豈可廢以人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概以名之疑人主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見諫官之難者遭遇聖明之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世要躬鑽居側斧鑽在前必且不辭安得好進乎借使為善近名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檠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況為善豈可廢以人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概以名之疑人主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見諫官之難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嫌則人皆可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必于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寖跡急則昌言期于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于此小人之情如見肺肝

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嗜不行不復再議退而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寖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亟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

知言爲聽言之本

宋文

歐陽脩曰用人之難ㇾ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輟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有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宋文

范仲淹曰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

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之昕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頴賜者覽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宋文

秦觀曰人主之于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昕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審昕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諫諍之難其功在于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顙惲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

官而不敢獨斷者惧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惧衆心之雜也　文正公集

張紘曰人君好勝而恥過必折人以言雖能窮其詞而未必窮其理雖能服其口而未必服其心此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務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辨君子小人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接矣務求媚人之甚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易其言而以義利之言之猶惧忠告之不盡況隔疎而猜忌乎

可辨矣趙和求媚人之甚利害存焉居上者（深之同意）（推敷至理不易）（典李）

雷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為姦不可得也　宋文

上好諫而言曰塞　此論令臣工尤急講（至論）

劉爚曰言語方壅而遽之使言人心方欝而踈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以口之藥至言之寔將棄之而不覺矣

黃聲曰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夫古之明王莫不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然不用其言而反斥辱（可為痛哭）之罪蘇是雖有安民常策謀國至計無

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人主無繇而知矣

胡致堂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別明之為恭而順從之有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知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傲戒之有大不樂也

宋文

警切痛

與温公幕同意

衍義補曰自古帝王必求人之言以為己助因人之言以為己鑑聞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惠難而責已以訪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于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于上而不至于壅蔽無及之悔矣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

就取之中寓無窮轉移之術具見先王激識遠慮

馭臣　計十七則

周禮曰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富位定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貴不可以苟得也一時之所覩望者幸也吾則馭之以爵任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苟得也人情莫不欲貴任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苟得也人情莫不欲富位定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富不可以苟得也一時之所覩望者幸也吾則馭之以選置之任而使無妄行之人福者人之所祈生之自我是福我所馭也人惡得而徼之貧者人之所惡是貧我所馭也

人惡得而避之罪之顯者則廢放而馭之使有罪者不得幸免也過之微者則誅責以馭之使有過者不敢以自文也夫所謂馭臣者豈必陽開陰闢而使人不得窺其術耶豈必變輕易重而使人不得以用其情耶持人者以柄為言是則人主之所獨操而非臣下之所得專人情之所可覩也

賈生曰王者官人有六等知足以為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礪礪厲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為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者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歡國有法則恩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使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若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不忘鄉曲道語戰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救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喪不敢浅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懇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倭唯諾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帝與友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為國者若王與大臣為國者君與左右為國者若師之禮黜位而朝之亂友之禮以身

馭臣之法盡于此

御之有道有無要意

先馬取大臣之禮皮幣先馬取左之禮使使者先馬取侍御之禮以令至馬取厭役之禮以令召馬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伎樂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友至則清閒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厭役之臣左右之禮使使者先馬取侍御

君去六
弊臣下
三弊不
革而化

○此○際○正○宜○深○辨○○○

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名如是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畫言而貴乎出言則可源任人不可以無擇而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不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人之成功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

又曰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文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寔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悖困衆之欲庶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濫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賚財賦秩廩所以彰寵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辨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

矣。

又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乘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遺

冐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盍處或乘當安能勿踰宣公全集

劉敞曰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皆如此能為善又不敢為惡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

即魏之玄成之意是非庸子保妻子

論姦弊最透是為千古君臣之戒

為邪臣寫焰義利二字正點睛

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悪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宋文

孫覺曰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僞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馬則誰敢自盡欲使群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朋黨讒誣譖謗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宋文

項門針

轉移之權全在君上

陸佃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時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宋文

以篤取跡重至上深識體論足塔不朽

鄭俠曰何世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藐莞員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於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群臣亦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取之道未審耳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宋文

今日宜進此規

蘇子瞻曰古之失天下者皆非陳止齋曰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忌起於有間上之繩下也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操法深者無節士宋文

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儋首就位

欽容而退就上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無苟安之計賢皆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士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豈不悲哉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寔致不愛高爵厚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一旦將相之臣天子所倫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力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倫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士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通于朝廷朕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朕召見之彼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緣自通于上而不修飾凡此者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朕皆有所感發知愛于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賞之類五罰之類三具見勸懲深意

賞罰　計二十則

周禮曰大宰以八則治都王子弟食邑○公卿食邑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誅惡旌善以示勸懲○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以馭其貴○有爵則貴○謂有賢行○五曰生以馭其富○三曰予（出于恩賜）○四曰奪以馭其貧○奪其所有○六曰廢以馭其罪○放之遠方○八曰誅以馭其過○言責○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一歲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惧及淫人刑濫則惧及○歌之切○之○論○○○○○○○○

賞罰當則人樂為之死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毋濫與其失善寧利溪無善人則國淀之

喜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勤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沃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越勾踐曰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就為君死而可無死乎國語

是君也而可無死乎

管子曰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致賞則匱致罰則虐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

可也惡之有形賞罰信于其所見惡之無形賞罰不信于其所見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徵見其不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又曰見其可也喜之有形賞罰信于其所見惡之無形賞罰不信于其所見也

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管子全書

商鞅曰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

韓非子曰凡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

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止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葛洪曰一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王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遺檢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抱朴子 集

賈誼曰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權此之功無私如天地

漢書

張裔稱孔明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

黃石公曰廢一善則衆善衰嘗一惡則衆惡歸善者滑其佞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

公孫弘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濫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而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救非必信而已矣

漢書

荀子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

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快論）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治國矣

劉向曰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于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說苑作柄重）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晝數成歲國以法教為治晝運於天則時成于地法動于上則治成于人晝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賞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育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奸邪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之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又曰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並用則善偏襲則非）以仁化養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之雖禁惡不可無賞之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趨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溥張厚賞以餌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信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王賞善罰惡非為己也（何等公正）以為國也適于己而無功于國者不加賞焉逆于己而便于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于有過賞

必加于有功苟善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說苑

陸宣公曰信賞必罰伯王之資輕重（俱治理）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穫爵則刑罰國之大綱一紊或棄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又曰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又曰理國化人在于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于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必如此賞罰始無遺憾）若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賞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賞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柳宗元曰誰與誅莫浮而益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止莫借）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賞罰失當令人舉）以定褒貶統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讒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便斂盡先王忠厚之意）蘇子瞻曰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

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又曰可以賞可以無賞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兼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而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刀鋸不足以懲也是故趨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宋文

葉適曰夫賞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狥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乘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厚酬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寘殛之遺其忠近之

是之謂罰

宋文

朱子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至慮至平無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固已曉然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

謂是猶未嘗不虛不平也大學衍義補

用人　計三十則

文武二途為用人之大端故詳言之

高皇帝曰上世帝王勑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上嘗欲上稽古制設文武兩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大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攻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策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務虛文定文武取士法

又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賢才不用乃致治不足以致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以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

任使為主國要務基杖字國具字恐奇確

令有司採擧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命吏部訪求賢才

荀卿曰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朕深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萬變朕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隣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朕而應薄悍患足以持社稷朕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卿相足任者謂之獨孤之國謂之危

非子曰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朕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

鶡冠子曰先王之置士也仁人居左忠臣屈前義臣居右聖人屈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

又曰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聖賢為本者

聖賢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已者至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若已者至憑几棲杖指麾而使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庶桑楚曰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有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僞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熊而爭進矣貴可道之材洗危之代務取可見聞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歡攘竊竊以賢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元倉子仲長統曰筋力用者謂之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元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之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綱羅遺漏拱揲天人矣昌言

顏之推以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憂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

節費開畧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家訓

唐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舊而取新乎唐文

韋嗣立曰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郡有聲然後辟于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係焉可不深擇之哉古者懸壽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嘗懷嘆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渡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唐文

張九齡曰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蓋諺所係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遺非才者所擾聖化從此不宣皆繇不近親人之選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

朝廷為臣下之標尤宜用人于嚴其間

公卽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敢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今天下未必理於古而事務日信于前誠為不正其本而巧詖其末第求精于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遵劒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謂傷心庶幾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名賢誠可知也上善則守志而後名獲利而利之所在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

國家治亂所係人君不可不省

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于用人之際不可不通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于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竊弄衆刑政日清此皆興衰之大端不可不察

陸贄曰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觀其能言優採以全其操歲月積久鋒寔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之於上則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如水之在瑾抵櫛則飛石追琢則珪璋賢蓋以人時咎靈惟所誘致如玉之資源壅淤則泥污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塗祚

屬殷昌必時多俊人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宇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于養育奬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

又曰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浮其道則主者寔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寔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今之命官頗異于是嘗以除吏多寡準量宰相重輕宰物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係宰輔恩澤之厚薄求之理道未為合宜

又曰經云毋以小謀亂大作毋以嬖人病莊士蓋務大者不拘于小累謀小者不達于大猷雙者或行異于莊莊者必性殊于雙理執相激宜其不同夫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道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雜而遽起似公則不叢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寮于橫議良材嘗困于中傷夫士啓誘寽緜于此又曰夫人之器局有方圓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寔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

此言求精太過之患

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浮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其任則其人可否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粗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尹康哉又曰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言簡之以要而不煩也

此言簡太甚之患

頌之輔臣舜克勝任所選漸高所浮轉下或斷手獨見罔殉參謀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大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護其敗之辱欤又曰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言簡之以要而不煩也

此言程式乎方之患

則棄瑕録用者伯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斥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能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故能使斥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今一概謫責永居嫌忌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

又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翦朴恂逆者未必悖承順愊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禄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效之於成然後旬爰不行而貞寔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悦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

愛憎之情雜合係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繆

又曰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絀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嘗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嘗資約以定限故雖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嘗情樂新惡舊其始意必前遷轉甚速則人心苟且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

此言循故事而不揮可否之中

宋理宗曰粵稽盛帝制治保邦曰若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欽之方册苟非得人是謀是懋則亦徒法故必賴濟之賢

剔出用人流弊千古如一

謂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將相維于長久也然弊竇滋竊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彌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于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之家殊俗而風益瀉至于胥國浹以苟容假儒官而挾策俚言詞雅勸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舊人情至此咸欲變通

趙葵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吾從其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

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求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求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

楊時曰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于相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識意為主

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二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起而用之其終有不可勝言者宋文

籍子瞻曰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名之名而致天下之寔以可見之寔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寔也不先其名而惟寔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蓋財用

又曰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勤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聖人畏之誤為高位重祿以待錄者使天下皆湧躍自奮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是以門絕其途也夫肰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于善至于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恐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之又淺用之則是驅之于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之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民則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于貢監賤人甚者至于盜賊往往而是而偷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于放肆而不軌小人之所不若聖人知其肰是故不逆詒于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得也肰後勉強于功名而不敢佞偉知其不至于不可得也肰後有以自慰其心而不憾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與無阻善

許簪寫曰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受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于為治也何有歐陽脩曰用人非止一端故亂士之事精吏幹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以決策定謀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此用人之大畧也胡寅曰聖人代天理物莫急于求賢才而任用之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賢能而付諸牢格是使賢能庸繆姦宄之人相為升降賢能不能一也此其意以為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公心不嘗得不若一付之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大學衍義丘瓊山曰古人用人貴乎人法兼用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格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

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于嘗調之中而有不嘗之調人之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嘗之變決不拔奇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大學衍義補

舉賢　計十八則

高皇帝詔曰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以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定大業猷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與刑厭煩重而士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泯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務沃朕心嘗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當不吾棄明文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其失在君好用

世俗之所譽而不將真賢也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于危亡必也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達才考能令實繫其名

漢武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風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閭鄰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

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舉之　漢書

漢成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廉寧朕承洪業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屢見於饑寒帝王之道曰以陵夷意乃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將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誼能直言者毋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漢書

孚柳欲獵翕孚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於王之羅獵翕雖鸞鳳驎虞不能益於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禮義之經羅而田獵於國也天祿閣外史

○賢○好○不○可○不○據○○

哉昔文王獵於渭人皆以文王為獵翕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烏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以大漠之廣土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良蔡取之乘寇

王符曰國以賢興以論衰君以○○○

陸機以疇咨俊茂好謀咎繇而東帛旅於亟園旌命交于塗巷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陸士衡集

葛洪曰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是以明主走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弊林飛翹卑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抱朴子集

劉勰曰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而能遠流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寔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與文心雕龍

劉晝曰荊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千里飛價於矣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忘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畫空而尋跡披水而見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惡大也以小惡大非求士之謂也語云見一善而忘百非仲尼可法也

新論

范仲淹曰朝廷清要之位覩覩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譊嫉者衆必先時以薦之聖帝明王常急親賢務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於求賢則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

廣詢訪其深于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實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浮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教則易為善上而從政國之所以治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偽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浮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況綉繢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為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風夜之學瀝盡於數刻之試而胸未始有一毛可為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爵之日為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宋文

程顥曰天下之治繫浮賢也天下不治繫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于此道者各以其所浮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

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兩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屠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捺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

調揭圭朝之弊今日尤甚

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寡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之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匪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蓋此之出也已宋文

孫洙曰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

言無賢人由于上之不教此探本之論

者也惟人之有大才大智者亦以
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
者後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閼
之也宋文

周公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戒者也與戒齋者吾不與處慮無益
者也惟賢者必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迎治
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李斯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陳說論理之臣閉
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慶廢矣

國策曰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

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霸者之臣其寔友

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寇賓也○王將東面揩氣使以求臣○則○厭後之材至矣南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桑梓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比面拱揩逸從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伯○

漢高謂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豪傑奉宗廟亡已與戒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戒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稍明

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黃石公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浮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可致焉可使道然後士可致而臣可使○

劉向曰聖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杜閉群邪之門廣闢衆正之路決斷猜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董子曰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以治身者以積賢為寶治人心為本國以

君為主積精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聚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　春秋繁露

董子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士大門下士無從之者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之不足養者必年饑歲士糟糠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衣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犬馬有餘席蓐惟慎錦繡隨風飄颺而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賢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遺黎偷薄桓溫曰夫雄德禮賢化道之義聲弗聞蓋宜振起道義之法

谷永曰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懽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則抱功修職之吏無敢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消後人日隆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楊福曰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趨此皆輕量大臣之所畏

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滑士則重失○為○推○重士則輕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之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裹糧懲吐束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

唐史臣曰、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
寥永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纓遠馭志在於昇平
舊唐文

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
君所以必汲汲求之者、蓋以如此等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
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說隨乎
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之以通析奸謀
潛消禍本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
陳子昂曰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
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國之所養者、摠無用之臣、
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夫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效力、以
賊滅亡、理不可得、
真德秀曰、夫人君享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
饗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肩惑無非物欲、豈惟敗
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別之、於前而冀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
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淡而和平、優游而晏
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西山全集
胡五峯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

（者○內○外○無○適○賢○矣○○○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人之賢者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者也不進其殊其四肢者也

陳仲儀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而不可以咳嘗天下之豪傑名（名○論○不○磨○○○賢○人○佐○國○興○）航可以載天下之儇士而不可以清流天下之英雄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任用舊臣殷先王所以立國也人材盤庚所以興殷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周公所以訓康叔也黎民懷之有者舊平王所以東遷也

器使　計十五則

孟子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人不同學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學而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語諫不通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夫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咎之器

子貢曰明主任人不失其能故臨財分利則使仁（○○○當○必○○○○○○○○○）涉患犯難則使勇

（大○材○六○妨○細○器○）

（即○晏○子○之○意○）

（○○○○○○○○○

隨材器使人人皆有用之才矣

用知國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

大夫種曰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二字妙）也

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吳越春秋）

劉安曰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虞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賢故用之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積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躍耻而不可令

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並用則得兼任則非妙喻）

又曰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異）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是故審毫厘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失）小物之嫌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鼠之不可使捕鼠也人主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弭令能下寃而臣得上聞百官脩通群臣輻輳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所以煞者何也

又曰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

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劉向曰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踴鍾强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釜甑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夫樫梠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榱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廢人

呂覽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備不以近忘遠不以群閒孤剸果之才偏于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壅於聞達之不博則天下有遺士孤立之賢蓁於朋主之不立則天下有危賢用人之知太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劉晝曰為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之分泰可垂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害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壞寖之害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大謂之降也名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壽則君無虛授任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新論

劉邵曰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懦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

硬人未
備必無
訐也者直之徵也劉者不屬無以濟其剖斷悅其剛不可非其屬之
全材惟
是于用
短綴是
美于用
長
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懦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懦之也
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
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
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人物志
王符曰夫志道者少與俗者多儔是以明黨用私背寇趨華其貢
士者亦復依其質幹掌其材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覽察其狀則
德俾顏冉詳覈能則鮮及中人夫虛張高譽強蔽瑕疵以相誑耀
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選定行可任官也故曰爰雖美餘不相兼三

仁齊致事不一節夫明君之詔也如響長短大小
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鹽梅鹹淡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去
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
士必覈以寔其有小疵勿強為辭小處語默各因其方潛夫論
陸宣公曰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
賢之為用猶有未周造次求備固衆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驕驥駿無失性夫惟聖人方體全德
所捨曲成則器物求適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揉之用故
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

此言取舍當達理之意

大小各盡其能惟用者處之當可

不量其器與人不繇其誠以一言違忤為咎而不改忠耶其稱慊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也

蘇子瞻曰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盡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不過名一官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藝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無亦各輸其者而安其習以不相犯猶足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官辦一職故其官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士人各育才各有大小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於用而不喜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脅肩諂笑以一官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喜其所長而黃庭堅曰導繩規矩其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單子不通之則餒不可運上筦不可窮履來而悅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聲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源收功十有事固有精於

勸以久真食之義洵久任是用人要務

一則盡善備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宋文

委任　附計十則

周禮註曰古人爵人以德采觀其礱而觀其嘗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成功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人而不驟遷也昔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而欲殺之逮至三年輿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誦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亦無所施其技矣是故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則內而公卿蒞終其身而任之豈若後世之任於內者銖功勞以計進任於外者守歲月以希遷而已哉

馬融曰明至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忠經

桓寬曰治大者不可煩亂治小者不可急急則廢其政嗛防政刑故浮大化興行變夷之俗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

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官得其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

執元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蓋鐵論

仲長統曰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

杜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夜憂勤故不可自暇逸肰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罰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為無為而治也

張玄素曰人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

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詶上蔽豈能治

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

唐文

陸宣公曰夫制置之安危繇勢付授之濟否繇材勢如弧焉唯在所授喻其力則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喻其力則蹉跌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置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倫焉有委非其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困固已難矣

唐文

藺子瞻曰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

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指天下以與

信乎人君之大寶況于用人之際

之而後伊呂得捐其身以經營天下君不起其匡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仇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材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杰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之名于後世者甚于人君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肰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況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敢苟人主不先自棄其不可測而示其無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可信則彼就從而收敢哉夫天下未嘗無君

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匡而匡不測其君而已

結出本意

策器

司馬光曰孜績之法唐虞所為治世之官屋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黜之治水九載弗成肰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肰後賞其功非但歲米鹽之課責其夕之效也

非久任不能課績

王嚴叟曰人得若秉不疑則可以見功適石不可以見人才中水德之府之辟召羣司之表舉所以求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人才中水德之府之辟召羣司之表舉所以求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

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焉

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生而已也以其有辭讓之心也是非之辨也

人而無恥雖富何為

人而無恥雖生何為

人而無恥雖貴何為

人而無恥雖多何為

人而無恥雖學何為

人而無恥雖辯何為

人而無恥雖勇何為

人而無恥雖強何為

人而無恥雖信何為

人而無恥雖敬何為

人而無恥雖忠何為

人而無恥雖廉何為

人而無恥雖智何為

人而無恥雖仁何為

人而無恥雖義何為

人而無恥雖禮何為

人而無恥雖善何為

人而無恥雖能何為

人而無恥雖貞何為

人而無恥雖孝何為

人而無恥雖慈何為

人而無恥雖友何為

人而無恥雖恭何為

人而無恥雖儉何為

人而無恥雖讓何為

人而無恥雖順何為

人而無恥雖和何為

人而無恥雖柔何為

人而無恥雖直何為

人而無恥雖清何為

人而無恥雖潔何為

人而無恥雖明何為

人而無恥雖通何為

人而無恥雖達何為

人而無恥雖聖何為

人而無恥雖賢何為

人而無恥雖君子何為

人而無恥雖小人何為

人而無恥雖雄傑何為

人而無恥雖英俊何為

人而無恥雖豪傑何為

人而無恥雖才能何為

人而無恥雖非誉何為

人而無恥雖藏大何為

人而無恥雖不誠何為

人而無恥雖中者何為

人而無恥雖必謹何為

人而無恥雖公慇何為

人而無恥雖良臣何為

人而無恥雖富貴何為

人而無恥雖近不為大利變而務與君

知人則哲文子有焉

為義○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

鄒陽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屈原曰主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又曰世溷濁而不清蝉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藺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詩註

劉向曰夫讒狐媚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或以大治榮華至今或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政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云見不善如探湯今秦諂邪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新序

劉晝曰說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妒才智之在己前忌富貴之在己上揚娥眉著為醜女之所嫉故說者知害嫉在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自害其身

陸贄曰夫小人之蔽明害理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精誠以譖慝為嘉謀以棓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穢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棓之所戒以為行誼可謂先代之共工魯邦之少正卯

宣公又曰凡是讒慝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尋究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恐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奸莫斯為甚宣公全集

又曰小人之病君心至多術也君之以燕樂君心裕民病之以聚斂君心順治病之以威武爭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伺其所歸有所處也則徇之以為安其意有在可否之間也則寢之以為安其意有在可否之間也則兩存之以聽其所自擇其為術也翱翔而不遽而為說也進退不甚堅是以奸欺之患生

獨有子曰小人之嫉君子也顯有○○藉口偶有微類則曲證其辜而廢國之成以快私

唐史臣曰朝廷宰有正人附麗無非險輩持苞苴而請謁奔走權門效鷹犬以飛馳中傷端士以致斷喪王室屠害宗枝骨鯁大臣屢遣誣陷舞文酷吏坐致顯榮禮義無後興行刑政壞於犬馬端揆出阿黨之語冕流有和事之名朋比之風廉恥都盡

范仲淹曰自古王者外防姦邪夷狄侯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之患甚於夷狄之患嘗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

文正公集

史臣曰小人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聰明生既惟務隔人死亦為人所隔得非彼蒼假手以示禍淫者乎

宋文

李纲江曰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庸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太山也肰而亂且起國且危是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纊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始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終不明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

藁子由曰朝廷改更弊事屢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天下雖未大治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遊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不察其實大臣感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罷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毋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

忌諱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係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辯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竄父堅明孰能去之

朱子曰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華士之讜言而安于私幸之卿媚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羣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察行訾毀公肆排擠交通貨賂則所慾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

嚴主結黨則權自擅勢自固此小人必至之謀朱夫子乃明白張膽而

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顒〻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輕逐其徒黨之一二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擠其橐囊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肰從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宴是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在南康上疏劉元城曰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詞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蔽虧大德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者矣

許魯齋曰奸邪之人其論似忝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賛其善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怒甚至無喜也誑之使喜無怒也激之使怒不足愛而誑譽之使愛不足憎而強矯之使憎又曰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手段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為忝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憂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

蔽主害正直蔑小人之隱

愛愛除于上威揵于下大臣不敢爭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城狐之當殲其穴社鼠之當熏其藏君為勢除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

舒弘志曰內而閹寺固無權爵峙憲之權猒豹獺魚貫于掖庭宮寢之前黨類鏁連于禁闥宮中而掃除奔走之人為耳目腹心之用憑城社鼠之穴察是所謂近習之蔽主者未盡無也內而匪鄰固無貪夫壬人之毛索藏者成貝錦之譖因小過而飾成大罪大盈闕無協恭和衷之意有諭諭聚訛訛相詆詆也之風則所謂蜮射之

曉亂朝政其罪不小

害正者未盡無也

朱冀曰人君呼最忌者大臣之專權大臣之專未露也而動詆之曰專令人君持是心不渡信大臣大臣之職懷是懼不敢任事則大臣之職曠令人君持是心不渡信小臣小臣懷是懼不敢言事則小臣之職曠此譏言殄行之實也

又曰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壑之霧可以蔽輪層山之雲可以蔀日又曰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之峻也水必激焉君子之賢小人之所深惡也借朋黨以空之類必孤托清流以排之

焰必烈矣

遠色 附

晏子諫景公曰詩云捨夫成城捨婦傾城（不推傾之城捨婦傾國）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夏姬其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公子之慶皆是物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乃不敢娶）

駱賓王曰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下陳（一作厮）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一作厥）入門見妬城嗣不肯讓人捲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一作辟）殘害忠良（一作壯）陷入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一作討武瞾檄）

（一作敢罪致討字上令武氏心服）

九職與十二事並行財無遺遍矣

理財　計三十六則

周禮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上（衍義曰先王分其民為九等各有所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無一民失職無一物缺用無一家無產如此則天下之民不遊手以務外不左道以惑衆不群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

○三農平地山澤生九穀○黍稷稻粱菽麻麥豆○

○園圃樹蓏草木○

○虞衡山澤之材○珠曰玉曰琢石曰磨○草曰制羽曰析○木曰刻金曰鏤○

○百工飭八材○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布如蕉葛可布○草絲枲○麻未緝者○

○商賈阜通貨財○

○嬪婦化治絲枲○

○臣妾聚斂疏材○男女臧○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寓教于養○

節財乃隆之禮○所以理財

寓述職于理財

又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賜舍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匆（草也如）秣（穀也）之式○八曰匪（分也）頒之式○九曰好用（婚媾宗室之賜）之式○凡此九式○所以理財用無窮苟不於經費之際而節之○則人主不敢違○註曰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經費之際而節之○則人主不敢違○註曰幾內租稅天子食之幾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半入於天子○上以充公家之財下以修侯國之職也○

又曰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副也）以受其貨賄之入（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即匆○秣音末）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即匆）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王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匪頒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質賄之（所收入）

會賦貢式職掌見周制量入為出不濫取不妄費之意

二段備言六合生財之寶

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鹽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嶽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骨焉東方之美者有斤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十三經

鯛之精丹砂

類篇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毛齒革魯青丹千焉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妙）（向）（澤）（人）

管大夫何嘗不行王道

治國以力耕為首務

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天之所藏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養百姓而安恬之夫是之謂大神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治之至也

又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疏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不

金玉不可以樂飢寒

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彼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者有地而不務生之君也

又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鳥獸蕃草多衍則六畜有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鳥獸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又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修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室大而室屋小者其室不足以寔其宮室衆而人徒寡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也於侈之所生也於無度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輿車者餘觀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畜計者不可使用國又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虛寔之國可知也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土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者國地大而食

修備即寓于制

商財為所以理財故詳言其弊如此

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小者其室不足以寔其宮室衆而人徒寡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也於侈之所生也於無度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輿車者餘觀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畜計者不可使用國又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虛寔之國可知也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土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者國地大而食

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而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有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揖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無以致財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是民用力無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揖瘠者其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　管子金書

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知時所三者形則滿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土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米賤傷農病米貴傷商病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不有

幣無久停則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下極則反貴上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

荀卿曰足國之道在乎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民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寔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則田瘠以藏田瘠以藏則出寔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驕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憂矣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祿諸侯諸侯祿大夫禪冕衣冕士祿衣冕庶人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稱由士以上則必以祿樂節之

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上必出利上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倖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又曰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上貧下富上富則上貧故田野縣鄙者財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王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序者貨之源也等

將言武帝之耗財先言其富溢必為起本端見盛衰之勢

禹濱於陝天下必有餘而上不屢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禹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窶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歷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則其傾覆危亡可立而待也是愚主之極也

司馬遷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庫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牸牝者擯而不得聚會節閭閻有食粱肉為

如庾氏倉氏之類

四句言粟之盛

二句言錢之盛

四句言馬

衆之兆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屈恥辱焉當此之時經踈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

結上生下一篇關鍵

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

興重犯法家給句反

入物者補官出貲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方進用法嚴令具

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平準書

鼂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

以畜積多而倫先其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遜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故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甘旨饑之於食不待廿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寔倉廩脩水旱故民可浔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浔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浔避風塵夏不浔避暑熱秋不浔避陰雨冬不浔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鬻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中人商賈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

富教以兼濟為妙

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大用政之本務也漢文論貴粟書桓寬曰夫上好珍怪則漆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珠無用以鄣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于鄣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又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伊尹以百里興其君管仲毒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廢壞而道不濟今天下合為一家大夫各以心計策國用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益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鹽鉄論

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桿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飧所患庶黎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

本多言冶鑄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貿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鑄造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系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矣

陸宣公曰周制六官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賤相補利害閒黎元之性命費省係財物之盈虛刻吝則生患寬假則窘乏又曰夫聚人以財理人以財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寔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商用貨泉

又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乃反是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節則雖虛必盈

沈休文曰民生所資曰食與貨是以九棘樴於農皇十朋興于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一夫躬稼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哀則能節則雖虛必盈

體雖貿遷之道通用廢之龜貝之益為功蓋寡而事有譎變姦敝代興：工事逸敝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起侈作役苦敝穡人去而浮商通非淺始造之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之咸以棄本為事豐術則同多稼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于耗年貝或如輪信無枚于湯世其為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為貲事雖于懷璧萬斛為市未易于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

歐陽修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上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之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侈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繇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

蘇子瞻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其藝焉宋文

者一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

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虧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泉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蘇子由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

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出天下之財將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魯子固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易致貧亦易致也故天下之費有約于儉而浮於今者有約于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自而棄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浮之

荊公理財大意始終不出此

王安石曰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貧之國富其國者貧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貧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閭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切弗外莫入焉雖盡滑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

又曰天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黜黈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榮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奉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乎

秦觀曰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嘗伏臘冠昏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

讀史不熟心計不精者不能道一字

冶鑄以管山澤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貸賃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宋文陸九淵曰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握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于人之所不見圖之于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窪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

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若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汗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踴豪民因弱而兼并貪吝旁公而侵漁繩墨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有餘不足之數可浮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宋文薛適曰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卻以為是固當然而不辭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于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

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浸滋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俊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若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清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與宋文

楊元祥曰國而虛無財則國病欲實其國而籠天下之財則民病國病矣其勢不得不取一切之術而不暇顧民之利害則國之病又轉而病民民之病矣國何所恃以立則民之病又轉而病國不傾之地積于不測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令國與民交利而無病哉

丘瓊山曰通攷周禮一書誠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財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致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于太宰者尤為詳焉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穩之以司會則掌之以詞書其所以參較鉤稽之者曰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人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倉人者焉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豈古昔聖君賢相固屑屑為是不憚煩哉蓋以財之有無國之

貧富民之休戚矣之强弱世之治亂係焉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賦以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矦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

又曰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者苟徒禁其為聚財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財之端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橫取諸民則是以理財為諱者乃所以為聚財之張本也所謂生財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為生財之道者則生衆食者寡為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此勤儉急奢之四者是又萬世理財之節度也

又曰人君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產財有黎庶為之生財有臣工為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國家先事之具以

冗費耗則是国用大虧理財莫切于此

為萬世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為出所産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柳損力為樽節可已則已○當○用○○○用○是○為○鐵○苦○非○節○也○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則用非必當用不用不耗其財于無益之事不費其財于無用之地不施其財於無功之人如此則所以為國計者非但不為不終月之計而所謂一時之計者方且經之營之寸積銖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積少以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渡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之儲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千百萬年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所謂天不能富地不能貧人不能困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又曰人君為治莫要于制國用而國之所以為用者財也財生于天

為民為国

制用大綱

産於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雖以為國寔以為民是故君不足則取之民民不足則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為用時斂散通有無蓋以一人而制其用者非專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為天守財也為民聚財也凡有所用之度非為天非為民咸不敢有所費其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為萬民之安不敢毫釐以為己私也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君特為民理之耳非君庫空虛國計匱乏來之于官王無儲貯求之于民王無蓋藏于是之

時。兄百謀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賴以為治哉。

節儉　計二十則

周禮九式解司、天祭祀之有犧牲牲殺。賓客之有牲牢饔餼。喪紀凶荒之所費用。羞膳衣服之所奉。燕器械興作之事。幣帛賜贈勞之將。六畜之有芻秣。匠人之有分賜。一人之有玩好。賜用取之。牲九賦而藏之。牲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受之。苟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九式之

以九式均節即不侍已者尚肰兄淳已著乎

杜理財可謂有助矣。周禮註

管子曰人君知侈儉則有用節矣金賤則事不成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之盡而後知儉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乘馬篇

又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限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則上下相疾也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金賤則事不成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之盡而後知儉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儉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乘馬篇

又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限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則上下相疾也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

由余曰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諸雖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為酒器雖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飾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君子皆欲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故曰儉得道也文侯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斝而建九旒食雖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蔣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欲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故曰儉得道也秦韓非子曰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

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解老篇

又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絲紵之所以失其位也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韓詩外傳

漢成帝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定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有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飭有司以漸禁

韓詩外傳

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𥫱鑄金為鉏鋌填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采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民山之玉不至令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戕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

極言不節儉之害

之偵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又曰節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灸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惠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惠無旃罽犓抽惠無狹廬糟糠也

鹽鉄論

又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辟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閒者務于權利急于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車輿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歷數○古今奢儉之異○如見○情之變○世之民○）當中家六口之食已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荃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縵繡羅紈中者素縑錦縑嘗民而被后妃之服藉人而居婚姻之餘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伏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家之肉漬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

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禰以時有事于五祀益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于行而求于鬼忽于禮而蔫于祭古者土鼓蕢桴擊木柷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筦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會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死棺容尸土枋堲周其後桐棺不衣衾柳不翣今富者繡黼題湊中者梓棺槨檟古者明器有形無寔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戚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閒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相杵舂杵巷不歌謠今世俗因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憂之後表布內絲骨筭參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裳繁絡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歿死則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于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待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狗于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

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今富者奢侈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粱肉夫宮室奢侈材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于五色耳營于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腕功積于無用財盡于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昔晏子相齊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于市列外無事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

鹽鉄議

子華子曰夫儉在內戒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滿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肰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過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

楊雄曰逮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皆不穿大廈不居木冠無文于是後宮賤璅瑣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靡而不近弃紛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浸衍之樂憎聞鄭衛勿聽之聲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

徐幹曰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雲物之容不書於策斬珠玉之脛而

沉於原車有龍首鸞鶩不以珊瑚為柱馬有乘黃駁白不以珊瑚為鞭

蔡邕曰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蔑餐入徹羞膳不過樽黃門關樂魚龍不作織室綈紈不為雜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籠徙珠離不貢獨斷

江淹曰帝臺傾海外之寶王城盡天下之秘象席珠履一蹋而即收鏤琴綵瑟再撫而已損褻衣隨塵而罷羅袂浥風而棄百民染其聲奢萬姓被其馳蕩故閨閫之里富者竊梁楚之棄伎巧之家豪者競王公之服於是有文靡虛麗驕邪不典之器精纖空飾妙蠹非嘗之玩農夫勤耨不充浮伎之資蚕女務織無給點刻之嘗將恐去寔就華未知所屆背源逐流不識其止求國富兵強安可得乎

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而有餘奢者心嘗貧儉者心嘗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雞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溢儉者好恬洗故有保一器終身無壘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即清靜之道又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門閨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獲富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

無叛亂倫于職官可以無姦佞
出生死是知倫可以為萬化之柄化書
高堂隆曰夫五情六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
爭於心欲疆質弱則縱溢無極夫情之所在
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
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
興治也諫魏明帝疏畧
李尤曰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倫于後
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駕車而駕駑馬
晏嬰為齊正卿宛濯宛而衣故裘此示倫于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
而消息之也後魏表
唐太宗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謼讀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
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
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
朕此意也絲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洽
徐賢妃曰為政之本貴在無為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是以卑宮菲食
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靡故有道之君以逸二人無道之

君以樂　身夫珍玩佚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痛言奢靡之切）

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于肰（肰識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于季俗寔敗素于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彫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靡之源不可不遏作淡于涼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仗惟抑心裁志慎終如始則鴻名與日月（有此遠慮不謂女子）

宋太祖曰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尚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即此而觀（仁主之言）君人之道備矣　史斷

司馬光曰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侈之本）則不恭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賄出欲字旁徐）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小人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繇（重言之）於（輕言之）儉　涑水記聞

史臣曰前平亂迹湔洗污風唯思稼穡（重言之）艱不以珠璣為寶以是入藐軾曰昨謂利入已淺而浮費彌廣者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激之言）談）丙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淺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

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好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不如所喪也宋文

馮琦曰人主富有四海天下之民皆其民天下之財皆其財若任其侈心不加撙節則費出無經供應雖繼而傷財害民所不免矣是以聖人體節之義立為限制豈約多寡有一定之數量地所出以語入而不得過乱量民所入以為出而不得濫用上之用度有數務使其用可繼財無匱之憂下之徵輸亦有數務使其賦易供而無誅求之害蓋聖人所以安民阜財其道不過如此而已昔曰事而緯思之自古願治之主未嘗無愛民之心而民所繫命宜莫如財用財用之道要非一端後世鑑之圖人者所當留意而于財用頗未必講府庫之積可恃耳不知朝廷費用皆出自小民用之甚易供之甚難有司畏玫成之罰則嚴刑峻法以徵之百姓憚差徭之重則雞鳴去井以避之重何從見聞如使念及于害民則財不容以不制矣明文

公利　計二十則

苟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藁利而布之上下天地之所載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慎惕懼禍之来也令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左傳

荀子曰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宰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桓寬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則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今貪利者無罪）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修則饑寒生顧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桓寬曰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至論）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鹽鐵

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確切）庖山海不能贍豁壑是以盤庚遷藏黃金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斥市井防壅利門而民猶爲非也（相因之）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利原自）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狀）民罪梯也

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利原自）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

宇小而用菲歉多而下不堪其求
肥馬駘有餓人今狗馬之養重獸之
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
焉草與商賈爭市利誅而以明主德
陸宣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猶私示人以私惠必難繼故聖人立
庶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惧
收毛廣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
以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

其為成之敗之而不私其有取之
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概廢
司之守辱萬乘以劾匹夫之藏且
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啸
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
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
宣公奏議

又曰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
崇何憂不富豈在聚之內府方為已有哉
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

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
國倉廩積者農夫商賈之富也
又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
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
草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
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
安其不罕猶貪求藏不偏多故物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既
人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用
不逆惟貨是崇惟力是賤貨力苟
之資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
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
之資則百人
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源亦已多矣
之若王彊理天下百畝之地猶曰
一夫蓋以一人而贍百人之資則百人
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四時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
謁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令制度弛紊疆理壞壤富
者無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豪以為私屬僦其種食賃
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蔡輸
稅厚歛促征晷甚公賦夫以土地
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

無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
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
經界豈虛設哉宣公奏議
甄琮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屬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
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
惠養地民未有為父母而吞其
子富有四海何患貧宜弛禁與民共之
金履祥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國非其所
得私也況可專其利以自私哉夫為國家之長而惟財用之務其原
必起於小人小人雖悖亦豈能自肆其毒哉惟有國家者以其言利
為善於體國以其任怨為善於
為國家小人之得為於國家所以悖取無所不至而國家之災禍
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窮衆怨兵連盜起百姓畔於下天變怒
於上國家至此不可復為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如之何哉
蓋財之聚者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
可回之勢甚矣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謹之於其始而何
以救於其終哉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

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来也財不稱欲雖無求平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元勲曰聖人欽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盡泄之用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也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郡守倚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添以剝棱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譬夫天子而兼

道其○與○不○可○勝○言

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聽審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書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丘濬曰財者人之所同欲也土地所生其德知義之可重而財利之輕其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而下之人亦惡人之取之而不欲與也人心好利無有紀極苟非在上者先謹其德以自守不至專民之利而刻奪之也幾希矣業業焉以自持知財利吾所好也民之不欲與之心不得已而取之不得已而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拂

乎人情之欲如是而取之則入之既以其義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
矣治平之要豈外是哉
又曰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積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願而天
下平是故天子有天下則有一家之用度匹夫有一家則有一家之
用度天子之用度則取之民民之用度將取之誰哉居人上者特訣
取於民也恒以其心度民之心曰不食則飢一歲無衣則寒波之
一日無國計也體民之心反之於已以為取民之節度僅足吾用而
已矣分外多求不極歌以傚用舉如是則上之人既得其分願而下

之人亦遂其分願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
又曰天上天立君以為生民之主蓋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專天
下之利也日中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
錢幣之造焉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絶之偏肰後可以久
行而無弊時君世臣徒以用度不之人以牧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
已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

又曰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何也利之為處義之下
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於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已則下流於害
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制事無迭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於

人者而定爲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

又曰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於人君俾權其輕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爲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況設爲陰謀潛奪之術以無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爲私利哉甚非天意矣

俱衍義補

修文　計十七則

左傳曰晉矣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周王入務利民二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財者不求豐爲明定其不公曰可已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之恭敬心明徵其辭二價之辭公曰可已乎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戰城濮文之教也晉侯以文德教民

宋人聞曹子臣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德祀之威其威失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之動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　左傳

晉郤缺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勿使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謂之德礼無禮不樂所繇叛也　左傳

儒效崇文抑武之義詞章典茂可與讀語並傳

祭公謀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也懼先王之于兵也茂也勉也其德而厚其性阜也大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方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以志之尊甲號有不王則修德以序成上五者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脩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自有不祥則修言令號有不享則修名之號有不貢則修意以志之喜商王帝辛不惠于民底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德以序成上五者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脩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

則又增修于德無勤兵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國語

合荀呼曰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虞于是乎致武此贏者陽也陽樊未狎君政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弊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覩文不可匿覩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以覩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愛也陽人既不淨承王室為甸服又惧晉不怡其民且夫陽豈有荒裔之民非心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子弟也若之何其虐之也國語

太公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修政之道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威之政累世受愚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治已而治人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

荀子曰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本在于君將帥末事也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亂禮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所以闇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鈐如金石宛鉅鐵鉇（音移）鈐如蜂蠆輕利標遫（音速）卒

如颶風然而兵治于垂沙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堛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刻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矢(楛、收)服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

又曰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貧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可住皆安立法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資求富用飢求飽虛膜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威加我勢故民雖有雜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我可俞衆奉養必賞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而兵愈彊是以德兼人者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資求富用飢求飽虛膜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敖夫掌窌音敖之粟以食之委之時貸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

即子輿德力之辨革命之疵不及孟之醉耳

期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浮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荀子全書）

班固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司馬法曰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能職析爵分禄諸侯悅懷海内極功也刑法志

黄石公曰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平徭役不使其勞則來服獄訟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以甲兵以討不義禮興法表稟也文與武左右也

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浮其幹守其本則政行而無怨（素書）

吳起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劉安曰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

大必亡是故明乎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回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戰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戎強而敵弱兵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淮南子

陳琳曰主君以寬弘為宇仁惠為基篇之聲則恐已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惧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撫民之匱也臨墓觀之築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諫開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乃儀庶不專行功不擅美容事若不及求償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音義

陸賈曰仰惕三靈天地俯從億北受昭華之玉兢浮舜納龍叙之圖而贈之遊河渚赤類帝禋宗光有神龜負圖以出類帝禋宗光有神龜負圖以出布敷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業也綏撫刑法申典平刑南服綏耳夷名西羈反垂釵騎穹廬之國同川共文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于是治定功成通安遠爾忘茲慮驕驁恣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録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威秩于是人識

廉隅家知禮讓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亭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奠夷剪截允孰厥中文選張栻曰春秋之時以強弱為勝負天秩者寔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烏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徂豆之于禮教猶陳之于軍旅寔理之所寓而韓魏公曰今獻策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粮此為安邊捍寇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

切以為此特外憂而已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力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宋文

經武　計二十五則

周禮曰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馬、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國齊萬物、故立夏官司馬。

又曰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正平邦之憲○

則掌其戒令○○卜出軍師執事涖誓○卜吉凶○

及致建太常○旗名也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聽聲者右秉鉞○以先愷樂○兵樂曰凉獻于社○若師不功○無功則獻

冠衣而奉主車○

服也

左傳曰楚子使薳射○閱、其、弱、弱、簡上國之兵○于宗丘○地名且撫其民○慰○其○人○民分貧○下皆給撫貧之振

右轅○在軍之右者、左追蓐○在左者、草蓐為右轅扶轅而戰、中軍制謀、後勁○以精兵為殿○

權後勁○以精兵為殿○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于舊○

則不旅有施○舍○恩○以勞○

計勞○

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教成事時興淫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伸德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湏曰於戲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左傳

○民事○孤而幼者養老疾收介特○單身者救灾憲○有孤寡赦罪戾○

窮長孤幼長育之○

詰姦慝舉淹滯○而在下○禮新方新

量能授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

亦○如之○如貶好○好絀○於邊○殭息民五

年而後用師○禮也○

隨武子曰會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

是征○不為六事○楚軍討鄭怒其二

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

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勞君無怨讀政有經矣荊尸而舉○

而卒乘步曰卒車曰乘輯睦事不奸矣為

教卽此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

湯武之師所以疑之

楚子入于陳勝

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七德○括○武○事○之○全○）

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將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將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大也）京觀乎（猶尸封土其上曰京觀）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

而後可（匪猶白也）偏（偏有一也）與鄭以為外患乎（國語○二○語○尽○武○脩○之○二○義○一○篇○綱○領○○○○）汲冢書曰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并亦奪亂以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勤之怠者沮之恐者惧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吾淫圖破財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孤助其哀武之閒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迟時之權武之尚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倫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迫也既侵暴爵位不謙佃宅不剸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武解偃○徵○乎○危○乎○）庶桑楚曰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中○正○之○論○）禍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上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衆也若孝子之見慈親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溪谷也勝負之決勿徼于他必因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一心則令可使一心矣死軍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

家之要

無敵人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絀

先勝之于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故義兵入于敵境則人知所庇兵至于國邑之郊不踐禾稼不究人墓不殘積聚

除暴捄民斯為仁者無敵

不焚室滔人虜虜音孚而歸之但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慢狠凌宿不即滾夫也之意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喪聲出誘之以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厥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以能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之蒞

號令以嚴為主

行師以仁為主

至則隣之人歸之若流水諸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遠游入滋衆元倉子

荀子曰將死鼓敺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敵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赦毒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即各欲一五二之意其至也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

以仁義行師天下自不戰而服之

奉天行道故以傷生為重

又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黃后公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

又曰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制矣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荀子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正之旗堂堂之陳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民也不加喪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也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

戰以通仁義之變即戰而服之

出於人心為要策

戰中且有六德

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衰憐傷病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

先人和流天時除兵與孟子原末矛病

吳起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和謀必告於祖廟敢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民惜其死者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爭者違德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違德也

尉繚曰兵者凶器也

有本故王者伐暴而本仁義

戰國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為楯以文為種文為表武為裏能知此二者知勝敗矣

以犯強弱力攻守也

劉安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資將以存亡繼絕正論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脇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鑱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

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庶
不中絕兵之所由来者遠矣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危為
故黄帝禽之涿鹿而臨之以威武而不淫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
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
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為之傅翼曷為立君者以禁暴
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
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狐狼又況治人乎故倘王之兵以論
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存亡也將以存亡也故闔敵國之兵
有加虐于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伐兵至其
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抶民虜毋掠墳墓毋攘五穀毋燔積聚毋補民虜
之道師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定天之所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
来也以慶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
毋收六畜乃鼓號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
天之所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
来也以慶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
卿聽者封以卿縣聽者封以縣聽者封以
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
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唯恐其不来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
齊桓晉文之所以成伯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患兵也若旱而望雨渴

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傳堞而守政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以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周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兵畧訓○○○

又曰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訣能民孰附國孰治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于廟堂之上而決勝于千里之外矣又曰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若苦者必浔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于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鉤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等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行兵大音司馬遷曰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合血戴德足慕則威可立也俱兵畧訓用之獸見犯則校而況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遁興遁慶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勇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率伯諸侯兼刻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詣擔恣身寵君尊賞世顯榮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法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就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迫駟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矣搦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陽力非弱也結怨

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讎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武不可黷）甘得之心不息也律書

班固曰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隣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伬讐人（古攷錯落）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禁攻禁猶有巧拙以禁詐亮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云武王載（指湯）旆有虎秉鉞如火烈之則莫戚敢過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切喻）千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必國之兵也若齊之投擊潘一首則受賜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介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滇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刑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院（音怨）匿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勢隱之以院故雖地廣兵強鰓（音恩）然天下之一合而共軋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未

（備考）魏武出場武足見仁義為勝術　桓文形出秦形桓文借

行軍之意盡于此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刑法志

又曰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

王者征伐所以必戒弁素幘何伐（起○湯○典○重○）

命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

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賛無（○○○○○○○○○○）

外故不復告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于祖廟何（○○○○○○○○○○）

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

白虎通

劉子曰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戰即

武不可觀亦不可黷

民彫不習則民怠彫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

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戒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

君子修戒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

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

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夫

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

旌麾以宣其目若目不察旌麾之號

進退不應令誅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洙汗非其人

惕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

閩武篇

馬融曰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治戎稟命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將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 忠經

呂東萊曰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不得已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刃為耨變劒為牛犢變矛戟為鋤耰變營壘為畎畝凡為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為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耶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先王于太平至治之世嚴師徒肅號令謹閱習所以銷患於無形保治于無極曷嘗以兵為諱哉且虞舜之時為治耶為亂耶雖其愚者知其為至治也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典謨所書在內則明刑飭以為教卷之術在外則舊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唯恐兵之未練固不開則有振旅茇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唯恐兵之未練固不聞其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為治耶為亂耶雖甚愚者亦知其為至治也武王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司馬所掌于春于夏之詩武王之備既具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頌人見其鼓琴之逸而不見其鼓琴而詠南風之未練固不聞其以兵為諱也舜之備既具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

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勞也人見其建寨之易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難也孰謂練兵嚴備非太平之先務也大抵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可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可以偃武其理甚明無足疑者然則人君當無事之時其可不為先事之備乎武備論

守國　計十二則

雖詳設險寨守備具周人重人和意

周禮曰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溲渠之固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守設其餘罷甲兵屬分其財用以給守者凡守者受法焉不可有致其守以通守政有移甲兵與其材器給守禦之需凡守者各守其財用之役役力用惟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戍兵甲不足用供財役不足供戍戒又曰司險掌九州之險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築不必濬溝洫之固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司境有溝洫之固

之五溝遂溝洫五涂（經畛、澮川、道路）而藪（藪與澤也）則藩壅阻隔達其道路國有故兵也則藩壅阻隔達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

鄭註曰聖人守國豈不知固國不險後世是豈特險以為固哉蓋險者天地之呼該聖人固不特險以立國亦未嘗不固險以守國而其呼以用險之道則大矣是故掌固一職修城郭溝池以為衛此掌王畿之固也司險一職視山林川澤以為阻此司天下之險也二官屬之司馬者蓋將謹固封守而預為備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義與其亦如萃之除戎戒不虞以戒不虞豫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義與

（詳敘周人立制深意）

（說及此方見不特設險）

令以掌固修之城郭溝池藪渠之固必修也此守之以地利也士庶子眾庶之守必須也此守之以人和也餘罷之設材器之用是備城守之具也財用之分稍食之均是兵食之資也役財必移守政必通恐力有不足則人得以乘其罅也晝必以巡夜必以三鼜恐守之不嚴則人得以投其隙也至於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以杜奸寇入侵之道周人絕戾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壅其道路所以不可輕弛耶若夫周之所以守國者則又不專在是六典咎守國之法六官皆守國之人九畿有職則守在王畿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

之於守備必為是纖悉委曲者豈非以形勢為不可專恃而守備亦

文勢如波浪千疊

三百六十屬之官無非周人所恃以守國者也如山林之有虎豹川澤之有蛇龍伏乎其中凜乎其外國之險固亦有大於此者不恃則山河魏國之寶異起知其在德不在險豈以周公之知而不及此哉管子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遠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屋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恃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恃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恃則罰嚴而可畏也不恃則賞厚而足勸也不恃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恃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遠其上者也今特不信之人而求以守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拿勝此兵之三闇也

桓寬曰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粵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禦三尺之刃亦細矣鹽鐵論

湯武是也今不建石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百家纂曰地利無常惟人是恃失其人雖關雍大拳涇可封也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國者聚民

心

天曰外冠可攻而內冠不可攻（六韜秘語）外地可守而內地不可守（彎弓南下）外冠爾北邊淺入外地爾其來有時其備有方猶可為也至於閫左之容（楚海內之虛耗）則變之作於內者也變之作於內者車不能馳轂不能擊樓船七枝之所不能遂咸陽堵亟之所不能禦也（無數之本）夏侯加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弧不設弦矛不假鋒四海以之大同何必將險阻何必據要衝秦得百二齊得十一其小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歟然而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正論）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也

又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故百雉之城七里之鄙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辯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又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堂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知本之論）雜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胡傳春秋）丘瓊山曰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

暢論二險詳明跟快卓有關係

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修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呼謂天險也必因形勢增高濬柁要害使出入也有呼限截來往也有呼拘繫是呼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呼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為之城郭為之溝池為之關隘為之亭障脣呼以守其門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呼不足踪其呼不通無其險也則於其平易之地修為險固之備內焉而為之垣墉外焉而為之城池又遠焉而為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識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貔貅萬旅扼要害之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正俗　計十八則

從信錄

高皇帝曰世之治亂本乎風俗○忠信行則俗淳樸○佻巧作則俗詐偽○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風易俗之大端○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立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化俗○由司空為魯司寇初國人謗之曰麤衰而鞞授之無戾鞞之麤衰授

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餙偽以儲價及是時政化之感捷于影響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羊者不儲價賣雞豚者不加餙耕者讓畔行者遜路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哀哀父母寔獲我所章甫哀衣惠我無私禮疏曰凡建國前朝而後市賢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商陳時之貴足以觀息耗而易風聲故賢君之治也雕文不鬻于肆禮疏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王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肰後王教成也漢書地里志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肰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賢良策

賈誼曰夫雕文剋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

歲今半歲而業作之費日棧功用之易敝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大貧以本予民大富蕭簸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燿人慕其所不如竦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廢也今唯刑餘闒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皆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夫奇巧末技商賈游食之民形淫樂而心懸慾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則天下皆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慾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其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智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煩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絶尤而上下分明矣禮過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新書

又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

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
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
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
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日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
者剔音轂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向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
無衍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
于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惟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肰耳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
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匡等上下使父

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
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筐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使筐子愚人也則可筐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治安策

嚴安曰政教文質者所以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可易則易之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
宮室皆競修飾調五音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
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則無節則
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繩紳家不憚為詐帶劒者

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奸宄滋長夫侈麗珍怪固順于耳目而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衆叛失而偽之衆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侈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怙安怙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艸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氣之至也上世務書

東方朔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車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圄趙津章左鳳闕右神明臺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纖罽敎馳逐鷁文綵轂古叢字珍帷蔂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樂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馨俊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願留意察之漢書化民有道對

貢禹曰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復其誅則

擇便巧史書習於計傳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攝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背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黠鼠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于世行雖大虧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窃曰敢張之之)允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于是察其所以厭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七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貪人進真賢舉寔焉而天下治矣言

傳威曰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虞(免而確)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貴賤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綺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而有儲蓄縣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縣於奢也(上晉武帝疏)

范寧曰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棄紛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

○學○術○殺○人○心○其○禍○尤○閨○風○俗○不○小○迷○衆○之○罪○大○矣　晉文

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

張方平曰古先聖王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以隣畫伍為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明之義雜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寡將以敺之趨本厲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無牲不畊者登無粢不績者喪無纊猶慮敺而厲之未從又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槁不績者不衣不耕出屋粟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為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編冠素紕垂緌以恥之已事其事矣不懲其侈而慢也令親不踰一肉老少異糧長壯殊味後則是衣服飲食喪祭嫁娶之事皆為之法制矣而後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比為之長閭為之胥教訓敦勉繩非糾慤是以民之生業均平而國之禮義興起矣臣聞孝○風○俗○之○本○弟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在詩晉國之篇以為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故係之唐風且陶唐氏之不為政久矣其教在民雖百世而不易今京師者宮室所在王教所先宜其風俗敦厚堅固以表正萬邦今乃子女玉帛多于鄙國魚龍撞索過乎漢都臣以為宜益條節務從樸素掩塞末路糴有游人則天下之無告者得寬矣

上僭俗論略

彭汝礪曰風化本於身古之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

篤於信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忍犯禮而非止于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知有所不忍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哉亦必有在矣　上宋神宗疏

司馬光曰竊以國家之治亂本于禮而風俗之善惡係于習世俗之情安于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烝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風化已失流俗已成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于諸侯諸侯之令必行于卿大夫卿大夫之令必行于庶人詩曰勉王我王綱紀四方此乳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亂寵爲常能無畏爭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于君臣之分不明故也　上謹習泰略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貽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譚未息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

出于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各得其偏故人奮其私制家尚其私學者蠭起于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宋文

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為本今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徵譴退之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較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厲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臣謂宜先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民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或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如此則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于此宋文

呂東萊曰天下之害風俗者莫不當禁而不當禁者有一焉曰奔競是也世之禁防多矣不孝不友則有禁姦聲異服則有禁何獨至于奔競乃不當禁耶奔競之名果

風俗不小此論上重上端人真本登原之識

何從而生耶爵祿在上下皆趨之故名爲奔則其弊非起于彼也大抵上之人輕名器而輕以假人則多爲之禁而奔競益甚上之人惜名器而不以假人則不爲之禁而奔競自消何以知其然耶唐虞三代之時禮義修明風俗淳厚凡爲士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如此其峻也三十而仕五十而爵進如此其遲也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仕如此其難也不傳贊爲臣則不敢見諸侯如此其嚴也然後處之甚實守之甚固無濡滯之嘆無僥倖之心是豈有刑法以驅之乎又豈有刑罰以禁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嘗啟奔競之門而已故天下之士遵德而克爵祿自至初無求于上之人則巍巍廊廟爲無求之地故巧者無所用其智貴者無所用其權詐者無所用其謀譎者無所用其佞於斯時也雖求奔競之名猶不可得況有所謂奔競之禁哉逮德下衰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祿輕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成風莫之能禦權在于左右則爲之掃門權在于嬖寵則爲之控馬權在于主則爲之邑司權在于貴戚則爲之主事高爵重祿如取如攜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未調者有之三世不徙者有之六世不遷者有之利害之相刑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競乎然則爲人上者不必沮人之奔競勿勸之斯可矣

劍守計十五則

太史公曰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以致之於天肰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桀紂遂有天下之後稱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兩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藉帝威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肰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為驅除難耳故績發其呼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呼謂大聖乎豈非天

不必罰人之奔競勿賞之斯可矣開其源而塞其流忘其本而齊其末豈不甚可嘆哉操爵之柄者苟端本澄源于上則薄士可以一旦還之于唐虞三代之域矣風俗豈獨厚于古而薄於今耶

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月令
班彪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允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揖讓一焉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涼澤加於生民故能為兆庶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極超在此位者也世俗不達其故以為適適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胘者豈徒閽於天道又不親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離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猶不可得一金終於轉死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是故鴈鶩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崔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窠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王命論
司馬相如曰伊尹古之初肇自吳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遵者謹武遵聽者風靡紛綸蔵藏蕤亂頹漂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遡昭夏明大崇殫譎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矣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莫詳不可得聞也五帝三王也六經載籍之傳

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奭盛於唐堯○后稷后稷勑業於唐公劉蒙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邵隆○大行越成劒後陵熹○褒激千載無斁豈不善始善終哉○肰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亮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廢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禰祖也○王后文武也○封禪文

班固曰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之臣○古功君百王為百王首榮鏡宇宙尊亾與亢禁名照世上無與齊乃始虔翠勞謙言功高能謙至於遷正改正制點色易服宸監封滕國之後之事燠楊富內於是三事岳牧之蔡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踦案軌躬奉天經愔睦辨章之化洽洽巡請黎蒸懷保鰥寡之惠協燭瘞祭地德洽隆則瑞自應此志動關氣之內天懸沮祭川肅祇敬也摯神之禮備具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也甪端麒麟馴毛宗於水圄擾縣文鵠賢也騶虞於郊升黃輝采鱗黃龍於治也甘露宵零於豐艸三足瑞鳥軒翥於茂獸名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寫祥極瑞者朝夕恫牧郊祀水曰洞日月精纖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若胔受之亦宜勤慈哽旅陳力以竟厥道啓蔡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諒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明天賜之以開賢哲也孔由先命聖乎也孔子之聖而道先命於體行德本正性也逢言丁

辰景命也逢吉瑞當嘉辰順命王者之明命也以之繁祉展放唐陶之明久也前顧後崇蓋清廟悼勅天命爭可以告天也揚雄司晉帝纘皇王纘帝隨時言封禪之事光楊宗廟歸到事勤祖敬天上曰玉條煥炳照耀廉不宣臻武斁訣○祀○制○度○正○剏○垂○天○務○也車服有差以示等級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和鸞以節車行施鞶鞶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禮○明○法○簡○定祭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德不愷和異以懿律嘉量金科夫不勤則前人不當不懋則覺德不愷和異以懿律嘉量金科堂雖臺壯觀也九廟長壽安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壯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兔人役方甫刑匡馬法兵革事恢崇祇鬻之鄒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韜櫝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畏儀奸宄賊罔不振威帝○剏○造○之○業○若○畫○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光○明○豈不懿哉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劇秦美新

崔寔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舉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繇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中○興○第○一○義○者昌當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當由人主承平日久倦

漸敝而不悟政寖失而不改習亂安危肰不自覩或蒸躬嗜慾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諫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佞括囊守祿或疎遠之陛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知士鬱伊於下悲夫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貲肰感嘆思中興之救矣是以受命之君無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慰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脩人夠又舉古不違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鳥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攷論

曾冏曰墉基不可以暮而成威名不可以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辟之種蚪久則滋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蕃遣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楙猶親戚士猶民建置不久則軽下慢上不居聖王安而不逆以慮危也存而設備懼其離畔危急將如之何是以

包恣情欲不恤國事或君弱臣彊政出多門權臣禮命是脅主失御天下之道斯呼以失天下也且創業之君多起於布衣之閒親臨辛苦披堅執銳汗馬驅馳兩軍相對日不暇食而又廣求賢俊能用忠言知無不為小心翼翼惟恐有失夙興夜寐勤勞至甚此所以勝於人也若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日新厥德務求其賢仁人在位則無由而失也

唐德宗曰禪戒烈祖邁德底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千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潤德匡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惧德不嗣罔敢怠荒肤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宣情不上通事阻壅隔人懷窺阻賴夫天地降佑人神叶謀將相謁誠載張皇維持弘永圖必希新命

集

馬周曰歷觀前代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後世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但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

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肰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卻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祖亂不作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綏萬代遵行之

唐文

司馬光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天下之人皆吾比肩也相與角知力而爭之知竭不能拔勍屈不能支肰後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知力相侔者則為二相察者則為三愈多則愈不自非知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謂得之乘艱者艱（艱、難、棄、後、世、每、一、中、此）乘艱武窮秦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肰四方靡潰情（騎、惰、二、樊、從、不、知）況酒酣色貪淫縱樂棄信奸回（妙喻）誅遠忠正馴致奸臣竊命鼎命遂移禍亂相尋干戈日起暴民之類不盡者無幾矣今民有千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隕況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五規疏

蘇子瞻曰紹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

廷者皆嘗試摭拾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懸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煩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遠慮而嘗為遠慮及其一旦則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奢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効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訪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以通上下之情也

昔我祖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藉其賢至今非有天乘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宜以為今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

歐陽脩曰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戒惧弭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蹇之以逸欲

敗之以讒諂則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遠訣以隨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知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凌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宋文又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田國之大夫肰天下猶尊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綿二肰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凌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違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宋文

鄒魯夫司天下至富也至貴也雖君羣難以成之庸君暴亡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冀益積功累仁君子常務非有求而然也性理

興亡計二十一則

左傳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監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又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又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神聰正直而壹也其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史綱曰齊桓公之部問父老曰部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部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齊景公遊於紀得金鉞發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鴛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鱗也勿乘鴛馬惡其亂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肰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鴛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之閒道善言也慈之閒紀者懸之象禮閒也公曰有以也晏子對曰有以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爵子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兵可以先見也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悅也怖乎足為之汗出而主人乃始搏折枝而趨捺木本雖危莫知也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

子華子曰鍾鼓椌圉曰以柝考擊而和鼓不聞司空之刀鑿斷之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富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惱心也造為歌謠以盡君心君會不之知也冤旅清晨伍宁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哀攻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

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孽日以深此亡國之徵也

賈誼曰先主知壅蔽之傷國也下治其强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倭地也形)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素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鄒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聽之當世察之人事察(旨一作耆一作嗜一作好一作欲一作安一作轉一作若一作為一作安)(稅一作在一作我)已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全矣

董仲舒曰册曰上嘉唐虞下悼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致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畜與情(與一作於一作積一作德一作爲)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逆唐虞而升爲天子)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積一作畜一作於一作爲)以致之矣言出於己(己一作其)不可塞也(塞一作壅)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薦之以天位(位一作日)行發於身(身一作己)不可掩也(掩一作揜)言行治之大務(務一作本一作原一作積一作德一作爲一作於一作修)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所以得令名而紂所以獲惡謚也(謚一作諡)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凌夷而大壞夫暴虐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

以漸至故禁討雖亡道悉猶亨國十餘年此其寢戮寢滅之道也
又曰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肯者愛及封內庶安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傍側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繫露
劉向曰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呼授哉天命善不可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紂之孫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仲長統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角力與我競雄雄不知去就疑慢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智角力者皆負形不堪憂讐動不足邊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衍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繫囚我矣彼之蔚：皆胸詈臆詛幸我之不成而心奮其前志豈肯用此為終死之分耶及繼體之時成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澹

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賢百萬無所復施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紙之觀耳竆鄭衛之聲入則恥於婦人出則弛於田獵荒廢政事亡人物盡伎諂容悅之人寵貴隆豐者擅湯灑涼無所庶極信任親愛者畫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饑狼守庖厨飢鳥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捕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讐譬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昌言黃憲曰歉而無度則荒樂而無度則荒荒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淫而無度則荒禍此六者國其不亡天祿閣外史

唐太宗曰人君在上皆欲永享其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常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

身不悟豈不惧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患特繇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

陸贄曰、攷得失於行已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訣失道而不衰訣得理而不盛、代興者非一姓、、、

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而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宋文

鄒浩曰天下有強弱之勢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漫弱宋文

葉適曰甘弱而幸安者衆改弱以詘強者興今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詘積恥規恢祖業者蓋啟改弱以詘強矣臣竊有志顧中夜感發切謂必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之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宋文

藺子瞻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惧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鋭於立事忽捨天戒日尋干戈以殘民以逞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句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天使之也宋文

治亂許十四則　附

左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德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務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

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國語曰自后稷以來寧亂也寧安也基始也靖安民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基安民乎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始基靖民乎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康定之十七王而成其難也如是厲始草創十五其不濟乎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畝畝由畝
予民受十八王而康定之十七王而成其難也如是厲始草創十五其不濟乎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畝畝由畝
典十四王矣厲王無道暴虐更周其基德十五而始平其基績十五其不濟乎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畝畝由畝
法今十四王矣
靖民也無有異焉
歆亂民也歆亂之人或在社稷由畝
戴德曰凡草本根敝傷（敝當作敗）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各反商之謂乎晉曰善

夏商者天奪之鬼不生德焉所謂失政者疆羞未厭言疆戴草本人民未變鬼神未出水土未絕也亂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糟喻惡王者猶實喻善王者猶慢慢猶慢也
玉尚賢其賢賢賢也
玉俞賢人言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其可憂也憂色也酒喻樂猶憂樂其可樂也
憯忍也猶政出自家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大戴記
韓嬰曰當成周之時其風治其樂連連樂也而不其驅馬舒驟也其民依
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
兮韓詩外傳

呂子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致之（召之由不可不知）也召致獨亂未必亡也召致則無以存矣呂覽

劉安曰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范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知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

南齊俗訓

又曰吾之無弓劍而已矣櫓矛無擊修戟無刺鈇子也刺鋒也無擊無晓世之無隆衝以攻槀幔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衝突也幔所以蔽矢也槀木矛也晓明也隆衝連弩以躲之

銷車以闡闡發之曰銷車以備車為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論訓

又曰亂國治盛治國若虛必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

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踪而費多也

仲長統曰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弱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遠至清世則獲人於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漫圍於衆

矯枉過正之檢者耄矣不能及寬亂之時是使奸人禮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桎不赦之罪辜苟目徹辨色耳能辨穀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温者皆將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耶斯下世人主一力之慾也

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

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呼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謂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滯其呼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呼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促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奸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宄民繫獄乃得真烈士私交乃得保奸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戴質而車馳小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唐史臣曰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而已降自天當軒黃御宇之秋則百年無事及商辛握圖之日則四海橫流觀夫羣主可謂痛心不知翻業之艱難不鄒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方謂冕旒在躬可以力制萬方謂冕旒在躬可以力制萬方謂冕旒在躬可以力制萬方謂冕旒在躬可以力制萬方（冕旒之下人人諫惕）萬乘散則獨夫朝作股肱暮為讐敵

舊唐文

義之盛

數語一篇盡亂朝時與

石介曰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又曰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亂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亂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亂

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強兼并摧要橫暴則貪人恐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宋文陳止齋曰天下之亂未嘗不激於其所矯也偏而成於其所矯則亂又不能於不偏是以天下之勢一輕一重隨所矯而複伏於其間反覆去來無有窮已